

乙丑
重編

飲冰室文集

冊
奎

乙丑重編 飲冰室文集

卷六十五

第四集七

新會 梁啟超

戴東原生日二百年紀念會緣起

稍爲研究過中國近世學術史的人，都應該認識戴東原先生的位置和價值。今年是他老先生的誕生二百年，舊歷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他的生日。我以爲我們學界的人很應該替他做一回莊嚴的紀念。

前清一朝學術的特色是考證學，戴東原是考證學一位大師，這是人人都知道的。單就這一點論，他的研究成績，值得紀念的已經很多。

但我們以爲戴東原的工作，在今後學術界留下最大價值者，實在左列兩項：

(一) 他的研究法 東原本人自己研究出來的成績品，可寶貴的雖然甚多。

但他同時或後輩的人有和他一樣或更優的成績品的也不少。東原在學術史上所以能占特別重要位置者，專在研究法之發明。他所主張「去蔽」「求是」「兩大主義」和近世科學精神一致。他自己和他的門生各種著述中，處處給我們這種

精神的指導。這種精神，過去的學者雖然僅用在考證古典方面。依我們看，很可以應用到各種專門科學的研究，而且現在已經有一部分應用頗著成績。所以東原可以說是我們「科學界的先驅者」。

(二)他的情感哲學 宋明以來之主觀的理智哲學，到清初而發生大反動。但東原以前大師所做的，不過破壞工夫，却未能有所新建設。到東原纔提出自己獨重情感主義，卓然成一家言。他這項工作，並不爲當時人所重視。但我們覺得他的話是在世界哲學史上有價值的，最少也應該和朱晦翁王陽明平分位置。所以東原可以說是我們「哲學界的革命建設家」。

今年好容易碰着他二百年生日，我們打算趁那一天在北京舉行一次「東原學術講演會」，所要講的範圍大略如下：

一、戴東原在學術史上的位置；

二、戴東原的時代及其小傳；

三、音聲訓詁的戴東原；

四、算學的戴東原；

五、戴東原的治學方法；

六、東原哲學及其批評；

七、東原著述考；

八、東原師友及弟子。

以上不過就我個人感想所及，約略提個綱領，詳細的還要希望同志們共同討論。我自己學問很淺，愧不能有所發明。不過提出這個意見，助一助大家的興味。我希望海內崇拜東原的學者共同發起這次紀念會，而且分途擔任各部分的研究。到那一天，能彀同赴盛會最好，即不然，也請把所作大文寄來宣讀。我自己願意自薦當一個臨時幹事，替諸君做傳達學說的機關。

我覺得這件事是於學術界有益的，所以陳述這點意見。

戴東原先生傳

十二年雙十節

啓超謹案：關於東原先生傳記之資料，最詳者爲洪初堂所著行狀及段茂堂所著年譜。次則王述庵著有墓志銘，錢竹汀著有傳，凌次仲著有事略狀，孔巽軒著有遺書總序。次則阮芸臺之國史儒林傳稿，錢東生之文獻徵存錄，江子屏之漢學師承記，李次青之先正事略，咸各有專篇。洪爲先生同里後學，其狀作於乾隆丁酉六月，先生卒後之一月耳。洪於先生所學，能深知其意，且時近地切，見聞最真，故所記實爲一切資料之基本。段爲先生門下老宿，所作年譜，最爲詳贍。但書成於嘉慶甲戌，譜中未記著作年月，據經韻樓集卷七東原先生札冊跋之知距先生卒三十八年，茂堂年且八十矣。所追憶或涉影響，其大節目則多取諸洪也。王錢凌孔皆先生同時摯友或後輩，所記足互相補者尙不少。阮傳爲國史館稿，薈集衆篇，務取簡潔；錢江李以下則鈔錄舊文而已。本篇以洪段二氏爲主，參以諸家。其本集及他文集筆記中有可取材者亦附入焉。不敢云備，庶可見先生風裁學詣之崖略云爾。體例依前代史稿，專採前人成文，不自撰一語。時或爲行文便利起見，竄易增加數字而已。私見所及，則

別爲案語綴各段之後。所據重要篇目及其略號如下：

洪榜

初堂遺稿內戴先生行狀

略稱洪狀

段玉裁

戴東原先生年譜

略稱段譜

王昶

述庵文鈔內戴先生墓志銘

略稱王志

錢大昕

潛研堂集內戴東原傳

略稱錢傳

余廷燦

戴東原事略

略稱余略

凌廷堪

校禮堂集內東原先生事略狀

略稱凌略

孔廣森

巽軒駢儷文內戴氏遺書總序

略稱孔序

江藩

國朝漢學師承記

略稱江記

李元度

國朝先正事略

略稱李略

先生姓戴，諱震，字慎修，一字東原。戴氏當唐時有自江西饒州樂平遷安徽歙

州者，卒葬休寧之隆阜，因家焉，故世爲休寧人。父名弁，母朱氏。洪狀先生以雍正元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乙巳生於里第。段譜乾隆十六年補縣學生，二十七年舉於鄉。三十

八年奉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四十年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越二年卒於官。王實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時客京師崇文門西范氏之穎園。年五

十有五。

譜段

先生生而體貌厚重，性端嚴。

洪狀

十歲乃能言，蓋聰明蘊蓄者深矣。

譜段

就傳讀書，

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其爲「孔子之言而

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先儒朱

子所注云爾。」卽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曰：

「東周。」又問：「宋去周幾何時？」曰：「幾二千年矣。」又問：「然則朱子何以知

其然？」師無以應，大奇之。

洪狀

讀詩經至秦風小戎篇，卽自繪小戎圖，觀者咸訝其詳

覈。

凌略

讀書每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注訓解之，意每不釋然。師不勝其煩，授以

許氏說文解字。先生大好之，學三年盡得其節目。

洪狀

性強記，十三經注疏能盡舉其

辭。嘗語段玉裁曰：「余於疏不盡記，經注則無不能背誦也。」

譜段

時年十六七耳。

洪狀

先生家極貧，無以爲業。

洪狀

年十八，隨父客南豐，設塾於邵武，課童蒙自給。越二

年乃歸。

段譜

時婺源江慎修先生永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鐘律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貫，歸然大師。先生一見傾心。

段譜

偕其縣人鄭牧、歙人汪肇濤、方矩、汪梧鳳、

程瑤田、金榜師事之，先生獨能得其全。

凌略

及江先生卒，

乾隆二十七年

先生爲之狀其行實

及著書數上之史館。秦蕙田纂五禮通考，延先生商榷。先生因出所藏江氏推步法

解，示秦，秦全採載入。後朱筠督學安徽，爲祠祀江，且檄取江書盡上之朝，亦由先生

力爲表揚也。

洪狀

啓超謹案：魏默深謂「戴爲江永門人，及名旣盛，書中稱引師說，但稱「同

里老儒江慎修，」不稱先生，背師盜名。」

周壽昌思益堂日札引

啓超謂先生所以推

崇慎修者，具見於所撰江慎修先生事略狀，

文集卷十二

其不肯慎修不俟辯。至

其曾否受業慎修稱弟子，則難確考。先生與姚姬傳書謂：「古之所謂友，固

分師之半。僕與足下無妨交相師。」

文集卷九

段茂堂上書稱弟子，先生復札云：

「古人所謂友，原有相師之義。我輩但還古之友道可耳。」

段譜葉十六

其平日

持論如是，則其所以事慎修者，固當率此義以行。況其學原非盡出慎修耶？

且子貢子思皆字稱仲尼，未有疑其慢者。甚矣魏氏之責人無已也。

自宋以來，儒者多剽襲釋氏之言之精者以說經。其所謂學，不求之於經而但求之於理，不求之於故訓典章制度而但求之於心。好古之士，雖欲矯其非，然僅取漢人傳注之一名一物而輾轉攷證之，則又煩細而不能至於道。於是有漢儒經學、宋儒經學之分，一主於故訓，一主於義理也。先生則謂義理不可舍經而空憑胸臆，必求之於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義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故訓義理而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義理，而故訓何爲義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學曲說而不自知。凌略先生自十七歲時即有志聞道，謂當先

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以通六經之語言，爲之三十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原。

與段

茂堂書
段譜引

蓋自其蚤歲稽古綜覈，博聞強識，而尤長於論述。晚益窺於性與天道之傳，

於老莊釋氏之說，入人最深者辭而闕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截然不可以相亂。其

學之本末次第大略如此。

洪狀

先生之論治學也曰：『尋求所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

見，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衆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

以知源，不目覩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

此治經，失不知爲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辯也。』文集九與姚姬傳書又曰：『爲

學之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爲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有名之見其弊

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襮，卽依傍昔賢，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文集九答

鄭用牧書又曰：『學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三者僕誠不足以與其間，其私自持

暨爲書之大概端在乎是。』文集九與是仲明書又曰：『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爲真。知

也。』段玉裁經韻樓集娛親雅言序引又曰：『學者莫病於株守舊聞，而不復能造新意，莫病於好

立異說，而不深求之，以至其精微所存。』文集十春秋究遺序其治學之方大略如此。時東吳

惠棟，三世傳經，信而好古。王鳴盛嘗合評兩家曰：『方今學者，斷推兩先生。惠君求

其古，戴君求其是。』洪狀錢大昕曰：『先生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過騁其辨

其古，戴君求其是。』洪狀錢大昕曰：『先生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過騁其辨

以排擊前賢。每立一義，初若創獲，及參互考之，果不可易。

錢傳可謂知言。

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則有三：曰小學，曰測算，曰典章制度。

略凌

先生以爲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

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

洪狀

嘗謂今人讀書，尙未識字，輒薄訓詁之學，夫文字之

未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未能通，妄謂通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

錢傳

於是考諸

篆書，由說文以覩古聖人制書本始，更念爾雅爲承學津筏，又殫心其書，旁推交勘，

盡得古畫古義古音聲，有一字不準六書，一解不貫羣經，卽無稽者不信，不信者必

反復參證而後卽安。

余略

其小學之書，有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方言疏證十三卷。

夫字書主於故訓，韻書主於音聲，二者恆相因，音聲有不隨故訓而變者，則一音或

數義，音聲有隨故訓而變者，則一字或數音。其例或義由聲出，或聲同義別，或聲義

各別。唯洞究其旨，凡異字異音絕不相通者，其誤自能別之。庶釋經論字，不至茫然

失據也。自漢以來，轉注之說失傳，徐鉉，徐鉉，鄭樵，戴仲達，周伯琦，皆穿鑿附會不得

漢

其解而蕭楚張有諸人以轉聲爲轉注之論爲尤謬。雖好古如顧炎武亦不復深省。先生則謂指事象形諧聲會意四者爲書之體，假借轉注二者爲書之用。一字具數用者爲假借，依於義以引伸，依於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也。數字共一用者爲轉注，如初哉首基之皆爲始，卽吾台予之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也。轉注與假借正相反。說文於「考」字訓之曰「老也」，於「老」字訓之曰「考也」，卽轉相爲注也。以說文證說文可不復致疑矣。凌略

自漢以來，古音寢微。學者於六書諧聲之故，靡所從入。廣韻東冬鍾江真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陽唐庚耕清青蒸登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共三十五韻有入聲，外此如支脂等二十二韻無入聲。顧氏古音表反是。先生則謂有入無入之韻當兩兩相配，以入聲爲之樞紐。真以下十四韻與脂微齊，皆灰五韻同入聲。東以下四韻及陽以下八韻與支之佳哈簫宵肴豪尤侯幽十一韻同入聲。侵以下九韻之入聲，則從廣韻無與之配。魚虞模歌戈麻六韻，廣韻無入聲，今同以鐸爲入聲，不與唐相配。而古音遞轉及六書諧聲之故，胥可由此得之。此古人所未發也。凌略

其測算之書，有原象四篇，迎日推策記一篇，句股割圓記三篇，續天文略三卷，

策算一卷。凌略先生以算在六藝，古者以賓與賢能，教習國子。周髀之書雖傳於今，曆

家不能通其用。有「正北極」及「北極璇璣」之名，有「七衡」，「六閏」，「冬

至日當外衡，夏至當內衡，春秋分當中衡」之規法。釋周髀者數家，未解「北極璇

璣」所指。先生以爲「正北極」者，今之赤道極也；所謂「北極璇璣」者，今之黃

道極也。赤道極爲左旋之樞，黃道極爲右旋之樞。自中土言之，皆在北方，故通曰北

極。赤道極不動，黃道極每晝夜左旋環繞之而過一度，每一歲而周四遊。故周髀謂

赤道極曰正北極，而黃道極無其名，取諸測器之名命之。用是知唐虞時設璿璣環

轉於中，擬夫黃道極者也。此論匪惟得周髀之解，並以見古璿璣玉衡之遺制。洪曾

自指點巧匠，製成其器，藏於孔繼涵家。繼涵又曾命工倣造云。段譜

自漢以來，九數佚於秦火。儒者測天，多不能盡句般之蘊。明末西人傳弧三角

之術，推步始爲精密。其「三邊求角」及「兩邊夾一角求對角之邊」加減捷法，

梅氏用平儀之理爲圖闡之，可謂剖析淵微。然用餘弦折半爲中數，則「過象限」

與「不過象限」有相加相減之殊，猶未爲甚捷也。先生則謂用餘弦者，或加或減，易生歧惑。乃立新術，用總較兩弧之矢，相較折半爲中數，則一例用減，更簡而捷矣。蓋餘弦者，矢之餘也。八線法：弧小則餘弦大，弧大則餘弦小；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餘弦反由小而漸大。唯矢不然：弧小則矢小，弧大則矢大；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矢更隨之而大。是矢與弧大小相應，不似餘弦之參差，故以易之。此二法之限，先生所常言者，亦皆古人所未發也。凌略先生在四庫館，校周髀經，悉心正其譌舛，補圖以進。又於永樂大典內得九章五曹算經凡七種，自通人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皆以算名家，未之獲見。先生則正譌補脫，審知劉徽注內舊有圖，而今闕，補之以進，而古書之晦者，以顯。洪狀

啓超謹案：先生於天文學，所言不能與今世科學家脗合，此自時代所限，不容苛求。先生之功，則在能考古術，知吾國二千年前周髀時代之天文學如是而

已。其在數學上所創造，上不逮王旭梅寅定，下不逮汪嬰李孝尙，然搜校諸遺籍

於闇習既久之後，能理焚正舛而復其舊，使人知三國六朝間此學之若何

發達，而因以引起研究興味，以促斯學之獨立，則先生之功也。

清初治地理學者，有顧景范、顧亭林、閻百詩、胡朏明、黃子鴻、趙東潛、錢竹汀，諸

家，然皆以郡國爲主而求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爲主而求郡縣。

李略

嘗謂因川原之派

別，知山勢之逶迤；由山鎮之陰陽，水行所經過，知州郡之沿革遷徙。大凡水之上流，

川出於兩山之間，歷千百年如其故道，至其委流，地平衍而土疏斥，不數歲輒遷徙，

不常。是以滹沱、桑乾、漳水之流，號最難考。先生屢應志局之聘，文書圖冊，雜錯糾紛

於前。先生披圖覽冊，有謬誤即圖上批示令再圖以進。戶吏始不服，及親履其地，果

如先生言，無不驚歎以爲神奇。後魏酈道元水經注一書，流傳至今，經注溷淆，前後

錯簡，文章家以爲掇拾辭采之書而已。先生究心於是者八九年，尋其義例，按以準

洪狀

望，整之俾還其舊。其所得經與注分別之例有三。

段譜

一曰獨舉複舉之不同；經文

甚簡，首舉水名，下不再出。注文繁，一水內必詳其注入之小水，是以主水名屢舉而

不厭。一曰「過」與「逕」之不同也。經必曰「過某」，注則必曰「逕某」，所以

別於經。一曰某縣及某縣故城之不同也。注所謂某縣故城者，即經之某縣也。經時

之縣，注時多爲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執此三例，沛乎莫禦，釐之有如振槁。承學讀

至白首不解者，豁然開朗。

經韻樓集卷七與梁燿北論戴趙二家水經注

時杭州趙東潛掣磨水經注數十

年，鄞縣全謝山七校是書，深窺祕奧，而其說皆往往與先生同。

段譜

先生又嘗應直隸

總督方觀承聘，修直隸河渠書百十一卷，未成而方卒，藁藏後任總督周元理家。嘉

慶間，爲王履泰所竊，刪其半，益以乾隆己丑以後事實，易名幾輔安瀾志。後先生嗣

子攜原稿入都，欲爲辨正，不果云。

李略

啓超謹案：趙東潛與先生同時先後並校水經注，而所校什九相同。於是孰

爲剽竊，成爲學界一場公案。以啓超觀之，蓋純屬閉門造車，出門合轍，絕不

成爲道德責任問題。其事實始末及兩造爭論之點，別於拙著東原著述考

篇中詳敘之。

又案：直隸河渠書稿晚出，故初堂述庵、竹汀、次仲諸狀誌皆未言及，惟段譜

記其大略。此書亦與東潛有關。段氏復有與方葆巖兩書及趙戴直隸河渠

書辨，記始末頗詳，具見東原著述考中。

其典章制度之書未成。

略凌

有考工記圖二卷，蓋少作。

據段譜

又因西人龍尾車法，

作羸旋車記，因西人引重法，作自轉車記，皆見文集。

略凌

啓超謹案：此兩篇及原象卷四所記璇璣玉衡製法，皆足見先生之垂意工學。

先生發願成七經小記。七經者，詩書易禮春秋論語孟子也。謂治經必分數大端以從事，各究洞原委。始於六書九數，故有詁訓篇有原象篇，繼以學禮篇，繼以水地篇，約之於原善篇。詁訓學禮兩篇未成，水地篇三十卷，成者僅一卷。原象原善則已成。

節段譜文

啓超謹案：七經小記之著述體例，略見段譜卷末。觀此可見先生治學方法及其精神。蓋先生雖以攷證名家，然所考證並非枝枝節節疲精神於一字句一名物之間。彼每研究一對象，必貫通羣籍而斷之以己之所自得。其言曰：『最要體會條理二字，得其條理，由合而分，由分而合。』

段譜卷末引

所謂極

分析綜合之能事也。